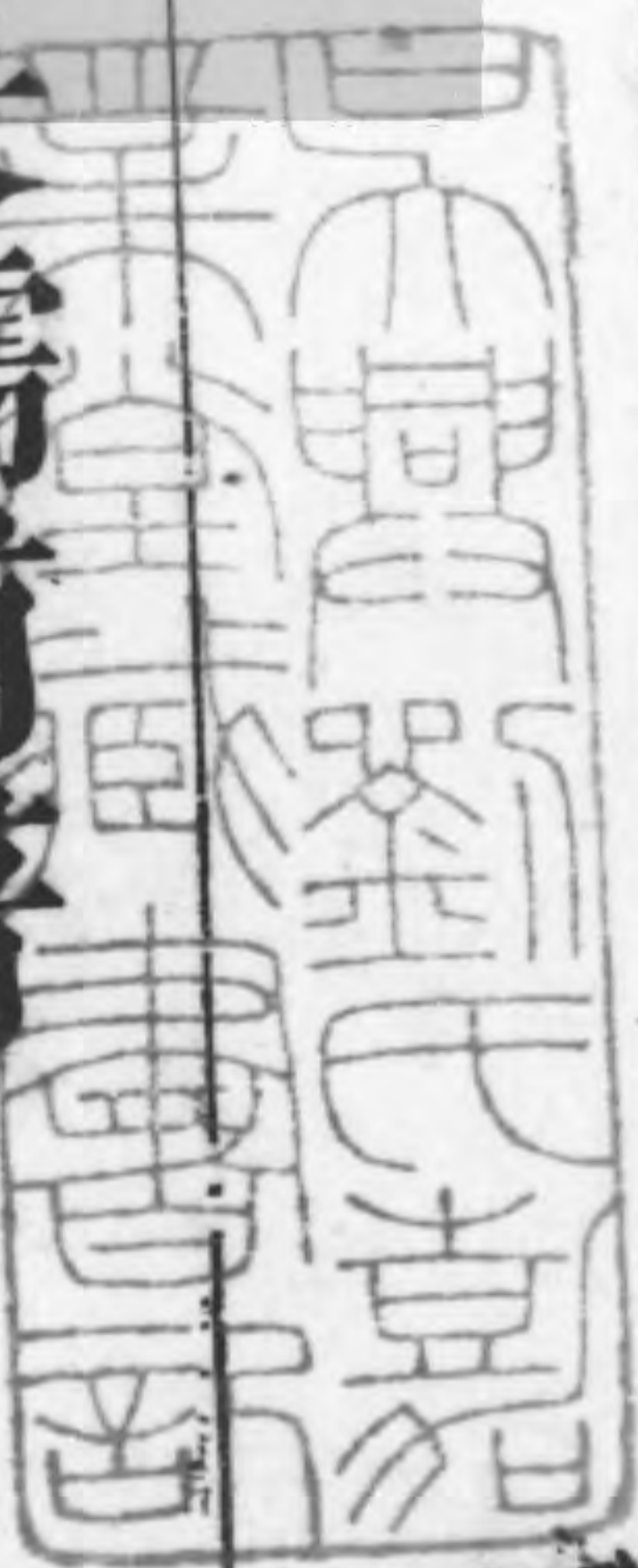


尊拙堂文集卷之十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尺牘下

啓陳弘宇公祖

老公祖之蒞我吳興也不佞幸望見顏色者三接杯
酒者一通尺牘者二其餘形跡未數數也雖然清標
峻節竊窺其深矣夫自乙未以迄去冬三年之間閭
閻不聞胥隸之驛騷公庭罕睹縉紳孝廉之請謁七

邑大夫廩廩奉法救過惟恐動踰尺寸令我父老子弟陰受清淨寧一之福者誰賜也不佞竊窺其深矣頃者老公祖雖暫去吳興乎實儼然南面而廣覆之廉頗去趙常思用趙卒矧老公祖去吳興而提衡其上也其所以嘉惠于我父老子弟者更將什百疇昔矣異日者握中丞之節以徼寵我兩浙則十一郡之民猶吳興也不佞素負傲癖落落不諧流俗播弃之餘方杜門伏枕適瑤函雲墜德意隆渥意者老公祖不以形迹督過之乎筐篚玉帛非所以溷中涓敬借道路口碑以謝下執事仰希崇鑒

寄徐奕開孝廉

秋仲從父就試白門曾以八行附訊兼有山中之約不意兄竟北游也世變風靡卽以晤呶中覓一識字漢了不可得那得一具真肝膽挺然獨立于風塵號曰男子哉不佞雅有茲癖以是按劍畏途寧迂而執鞭古人託諸夢寐更不意跬步而失足下也聞兄條

然彈鋏杜門讀書窺其意直不可一世誦佳篇一種
竒崛之氣勃勃毫端文章洵如其人乎詎云小技黃
金臺上蓬蒿久矣抵掌自負孰非駿骨者荆高所以
掉臂衣冠寧相對悲調擊筑于酒人也足下勉之哉
不斤斤以一第相矜詡僕年甫彊仕而二毛種種乃
其決志挂冠又在三十六歲之前近奉先大母諱方
將寄瓢名山足下業已雄步天衢顧其一片耿耿豈
以出處殊途頓爾趑趄又豈必一識荆效囁嚅于左

右稱金蘭哉崑山有歸季思諱子慕王在公字孟夙
二君子方擬千秋之技俛就公車足下不可不一識
其人歸以孤高卓立王以風韻脩遠韶秀不羣其品
不同均非汶汶少年場者也尊稿已漫爲小序付梁
溪一友人梓之矣外具不腆爲臨試楮穎之費何稚
孝處未及報言友人王岫雲方建節溫陵固知尺鯉
不遙也

啓黃庭翠

嚴范先歸得兄手書諄諄規誨切中弟病固知兄不以世俗皮相丁郎也弟年來屢遭兒女之感長兒已六歲方咿唔讀父書一旦以痘殤迺向者年兄所摩頂煦而祝之令長大者也淚未乾而先大母又謝世矣命運蹇薄一至于此兄亦爲我酸鼻乎枯稿愁寂中頗悔向來馳驚悍銳時時思收斂沉晦將于易義中討箇究竟始悟從古學問事業未有不成立于陰而陽剛其本體也純陽則不成然不陽則陰柔勝矣故

天行健者陽也終日乾乾者所以柔之以成乎其陽也陰成陽則聖賢豪傑也陰勝則奸雄也小人也陽勝則英雄而不終者也三代而下至于今純陰矣間有陽者而無學問以反之乎柔則百爲而百不成也甚者小人以亢罔爲殷鑒而舉世習于狐媚鬼魅不可方物則自君子始易之所以戒羣龍無首也聖賢豪傑舉自動忍中來然借世味艱屯以磨其銳氣以究其真性非從世味上起念也天之摩翽曲成人豈

有分別從德性中煉出者透悟大源頭天之幹子也
從世味中煉出者養成一小智慧天之僂民也其餘
苦而不悟餒而不振者庸人而已矣此陰陽之辨也
夫子所以取狂狷惡鄉愿意正在此嗟乎鄉愿猶假
之者也今則操戈內攻矣何敢望鄉愿影子敢放言
攻狂狷乎此弟之所以不平也別後念兄高情不能
去諸懷得兄數行不啻面譚拜佳箴得無秋風團扇
之感耶向貸兄十金忘其五弟之疎至此可嘆可笑
卽擬奉償以孝廉君方就試公車恐兄有事棘圍不
敢附唯有空函及弟寸心而已

啓劉練江

吾友沈伯和之北旋也貽書不佞曰足下知海內有
劉先生者乎其念足下殊甚知足下甚詳且真不佞
惘然久之嗟乎安有咄咄空山無所短長如丁生而
受知賢豪間者乎國士之感不能已已亡何曹君來
長安問不佞曰子有相知可附尺鯉乎不佞否否念

神交千里唯劉先生懼有書空之嫌逡巡中止不意
門下先之也雖然劉駕部近傳門下所上李宗伯書
讀未終髮上指矣門下歸卧淮陰如世外人胸中具
幾許甲兵一旦席而卷之冷眼世局有味哉有味哉
梁溪諸君子傾慕門下甚切明歲東林之會在九月
門下能先期來乎山中頗饒流泉新茗竹萬箇梅千
樹松陰數畝斗酒可酣門下有意願來結夏抵秋暮
而返不佞餞門下於金焦燕磯搔首問青天此亦干
秋大快也門下有意乎小刻松茶不足慰記室聊見
故人之意云爾

東丁右武

昔者吾友曾于徤雅稱足下且謬謂海內有兩丁生
臭味均也豈以同姓故皮相之耶不孝至今懷足下
輒思于徤懷于徤又以不得一當足下爲愧春初渡
江無日不問足下舟次不意先一日過金山也海內
知契聚首實難豈惟宵人妒之卽造物忌焉嗟乎于

健不可作中甫高卧金沙六初削籍樵李爾瞻積薪
比部梁溪長病涇上海虞賚恨九原君子道消長安
爲虛天平人與謂之何哉雖然諸君子中足下受禍
最酷不孝非其人也天不降罰于其躬且及吾母嗟
乎已矣已矣天下事大不可爲矣古來豪傑其精神
意氣所以旋天轉地穿金裂石至今耿耿不可滅者
往往不得之于濃郁顯融之途而得之枯稿寂寞不
得之于交戟推挽而得之邊塵海波黃雲白草之墟

刀鋸戈矛之頃此其故何也易有之困者德之辨也
小人之所爲快意于足下者惡知非天之所以愛之
耶富平之去宵人無辭以自解足下去國彌遙公論
彌著或彼蒼悔禍人心尚未死歟已矣已矣世福與
令名必不兩立願足下自信自愛海外鱗鴻甚希偶
緣高比部之便苦次拭淚草草不能文也見吾寸心
耳足下有好音及僕耶僕將并此酌于健墓前矣

啓嚴范先年兄

弟山居寥寂得兄手翰何啻空谷足音兼拜雅贖且感且愧兄何日畫錦耶弟杳不相聞足徵懶僻弟被放後屢得北來相知云太原修郟而同鄉下石者借以口實其說甚詳然弟以此益感諸公高誼其愛我知我抑何深也弟記釋褐時與顧季信諸延之年兄相誓云日後不問升沉無忘初志十四年來種種幻化如鬼如魅卽視二兄亦如外道如狂徒而弟猶幸不失本心不悖諸相知官去而我尚在竊以自信同

鄉諸公所以全弟者甚大感一也弟上有七十餘太母孤孀外大母老而益貧無聊弟得借丘壑餘日周旋二老人側寧以三公易邪諸公賜我更多矣感二也如此世界挂冠甚幸每慕張長公陶令之爲人今弟得借此長往四十乞休古來所希弟請先之爲處士而逸爲莽大夫而拙人顧自處謂何諛足下者必曰三公游歷九十壽考子孫科第綿綿顧視且莫之軀總歸于盡空花漚影於我何有弟年來頗解此味

不敢爲僉父道皆下石者有以成之感三也弟不敢
附兄臭味弟所以得罪計必耳熟然弟亦不願聞其
姓名唯願吾兄爲弟致謝已耳云云知兄多故然貧
奉常不猶饒于山中人耶大噓讀黃廷翠書箴誨甚
真弟竊佩其意言行道行抱關可仕碌碌風塵祇爲
鷄肋爲阿堵弟寧蹈東海耳丁郎高卧誠堅豈老黃
尚未知我耶此又鄉人皮相者爲此說耳兄以何事
暫歸何日報命恐無暇過我山齋一丘一壑弟頗吝
示俗人相別數年不知足下作何襟期求羊三徑未
敢輕許兄來也

復周茂實吏部

弟自罪廢以來不以尺一通長安者十年矣仁丈不
以疎節督過而有意吹噓之乎瑤函雲墜肝膽淋漓
穎楮間非鄙人所敢望也感感愧愧方今國是未定
泰交無期賢士大夫身係朝野之重旦夕幾幸賜環
而不可必得者幾何人門下乃爾垂盼于咄咄狂夫

哉感感愧愧昔魯連抗節于東海嵇康伸志于山公
迹若過激然人各有能有不能昌黎亦非漫語也弟
之謏陋無寸長可効而迂戇復跬步難前今顛毛種
種矣卽不自揆熱中少年場寧能白首效顰貽老寡
婦之誚乎門下以諸君子故推愛不佞然二十年孤
踪傲癖卽諸君子可問也若驕語巖穴而私託交知
陰爲之地弟不其然舍親金孝廉之便草率附謝并
布區區統惟心照

啓章衡陽

二三年前有一瞽婦行丐王店李氏以米與之不受
曰願得錢十文叩之故曰吾有主日責錢百文不足
筮楚幾死曰若不飢乎曰免死足矣曰汝幼殘疾乎
曰非也其人流涕嗚咽不能竟曰若何以吳音曰吾
故某街某人女也五六年前薄暮與羣兒戲水次見
數丐兒曳一大龜小龜十數魚貫隨後羣兒哄而聚
觀之望其船有甚于此者相繼登舟數丐兒忽拏舟

去兒噪隨以菓餌啖我未幾數十舟蟻聚分匿諸兒
舟中如吾輩者種種往來如飛數日後以石灰水洗
眼不受箠楚萬狀洗至一月後以手影目前曰汝見
否曰見洗如常曰不見以巨針剔之遂瞽又冬月以
冷水置手足于內良久方出如是數十日手足麻木
卽以斧斷之男子慧者俱不免愚者瞽與跛各受一
女子有姿者每夜輪奸如吾輩者皆貌陋而稍有知
識者也語畢泣叩曰能救我則報我親族否且止問

故曰此曹幾千人力甚大神謀叵測不能破其黨吾
輩粉矣李陰跡之小舟數百大舟內有儒冠而華服
者其魁也遂發其事于府捕廳其魁陰行千金于一
士夫府輕擬解兵道擬如府市人數千聚道前憤甚
羣粹而殺之因截兵道旗竿遂復改擬杖死數人其
舟鳥鼠散蓋此輩聚數百人所入不費而又省饗餐
之費故力愈饒而聚散不測強竊兼行莫可踪跡二
三年復有烏鎮事烏鎮情狀如王店爲李觀察臨川

先生所發陳公祖大創之稍快于王店是時城中有一士夫舟宿夜復有來誘其侍兒者云卽此丐黨也聞錢塘江行劫萬松嶺短棍夜聚曉散出入詭秘三院司道府縣各衙門人役皆其腹心羽翼每有舉動無不預爲彌縫此必有土豪爲謀主魯冠其一也拐劉尚書二孫女淫穢兩年日取三錢猶以爲不足復令錢塘追身價二十金何物丐兒力能赴按院誣告已經駁縣朦朧申息非有大神通何以至此使世間盡如冠等則大明律買良爲娼及良賤爲婚二律可廢也

啓姚笠川

昨見家叔傳示一友云云臧氏似有相疑之意夫臧不佞妻黨也蔣祖母黨也顧渚兄又次兒岳太翁也彼此至戚勢不得軒輕侍郎事不佞惟有持平而已向嘗私評云蔣氏子孫復其祖宗墳地則可若以佔字加臧不可顧渚兄爲令叔周旋可謂吾邑無蔣侍

郎謂侍郎爲無墳謂誌乘不足據不可若乃蔣生之刻其賜塋興廢始末則蔣氏自爲計不待人從吏也蔣生近館于弟方其剗劂時不敢謂不知然顧渚不能禁其族人之闕于山中不佞豈能必蔣生之卷舌耶縉紳學校體面相當一則伸朝廷之故典一則執撫孤之至情日後月旦要歸實處不相妨也向顧渚兄面語弟云蔣氏有所饋于弟弟欲有所答囁嚅而止事之公私饋之有無自有定評不必弟辨更以弘舒捐館吾安忍負之地下而與其乃翁曉曉乎弟之心事前與諸兄道之恐近更有借弟簸弄其間者丈係兩家懿親幸婉致此私于顧渚兄天下事平心定氣于平旦時易地審處之自無不可解者矣尊裁以爲何如

啓閣公祖

敝邑最低者邑西官庄垞南湖垞鴈蕩一帶邑東朱渡橋以東九曲以北直至湖濱南自呂山而西午山

東北至和平三鄉垧東南跨塘橋至茅家滙連小梅
皆至今水深數尺者門下曾一一親履其地乎其餘
素稱中壤者皆一片沮洳場莫可舉耒也而半月以
前滔天之狀令人寒心流涕者未繇盡入于老公祖
之目雖然老公祖卽據目今之狀能無沾襟乎近邑
左右間有新種者止近塘近山稍高處不能存十一
于千萬中顧涸爛之餘生機半稿小民稱貸典質大
戶買秧異境大約新種田一畝費八錢近又苦旱卽
令秋水不漲尚不敢望半收况有不可知者乎老公
祖洞察民瘼情切痾瘵當無俟不佞喋喋顧不佞親
見田野號呼親朋愁歎更慮此際災狀不明異日蠲
賑無地流徙盜賊將四逸不可收拾則催比莫施恐
爲當事者重累是以力疾瑣瀆仰祈垂憐爲百萬生
靈力陳此苦于兩院公祖門下功德當與鄭俠流民
圖並傳千古矣薦不任涕泗哀懇之至

啓丁敬宇中丞

薦叨附世誼幾四十年若下距海上不十舍爾罪廢
以來杜門株守無論樞衣函丈更不及以尺一通姓
名也薦真非夫哉先大夫每誦句容之政輒嘆曰循
良循良此奚必讓兩漢也而戊巳大賚全活數萬人
白門坐鎮全活無辜數十萬人碌碌畏途不取者百
不得一焉至于倒囊傾困隨地弘施世無兩也實心
任事者百又不得一焉若乃苦心調劑人陰受德已
則任怨世無兩也伯父今之梁公哉去夏大浸桑梓
岌岌乎揭竿起矣倣郡公百計拯援心力俱罄四顧
踟躕何啻三折肱薦自愧吾黨之不能爲伯父也縮
綬者之不能人盡句容也感憤時事緬懷令德雖然
伯父種種苦心縷縷芳規道路所不能傳頰舌所不
能述者又不知幾也何日造請門下借堦前盈尺地
一就正耶耿耿之懷積之數年敢以書上牢搔狂率
無當于有道又不敢爲貌言于長者之前惟伯父進
而教之某頓首幸甚

啓王弘陽

去秋胡儀部北上曾附八行奉候不至浮沉耶伯父
清標峻節茂實闕猷處則如千仞之鴻孤騫雲表出
則如九苞之羽焜燿士林違教十五年以來淵淳嶽
峙更未易窺其涯也國是方新正人柄用掃陰霾而
晞白日所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社稷蒼生安危之
勢良重顧不佞竊有杞憂焉今天下宜分邪正不宜
分南北廓其度平其衡朗照以疏脉理無我以昭大
公令君子不爲小人所傾又令願爲君子者翹然常
有自堅自奮之意不爲小人所中又令小人而巧附
君子與巧詆君子者灰心咋舌而不敢常試其奸此
廟堂第一義也責在乎伯父矣元薦瓠落半生宦情
彌淡三畝之宅數卷之書頗足株守藉大君子餘芬
或不至墮落以勉附考槃獨寤之義卽願足矣仰冀
幹旋之業泰道之亨衆正彙征邦本鞏固元薦卽夔
伏一丘乎北向不勝頓首幸甚

復孟夙兄

久不接手教懷想可言九月晦日得兄近翰兼拜秋
仲寄書悅如面對兄清標實政上下交孚名者衆口
之的弟早已慮之彼以詐吾以誠彼以巧吾以拙彼
以動吾以靜彼以亢吾以謙退其他升沉得失一切
視之不必介介也弟荒政議中止據所聞述兄金堤
一事兄從何知之颶風當改作濟水近歸安公爲弟
將付梓容俟入覲者寄兄耳兄不必作歸計亦不必

以逋負入胸中但淡泊節省去一切葛藤不斷事勿
輕做便自足完債兄以爲何如弟久不作長安夢近
更看得瀟洒直截世上儘多聰明男子却信得人事
一邊不信得向上一層所以輸却弟弟老矣任人笑
我迂漫無用安能塗抹面孔爭名少年場乎報國心
終是不敢灰從來未有苟且就功名的聖賢吾輩箇
箇說禪至此却不解機緣二字弟竊笑之悲之忠信
自守是風波中定盤針世間誰禍誰福吾不能知也

弟與足下俱半百人矣苦海無邊回首是岸郎君終
是高品但不入時俗去却病痛連根基也斷喪吾不
以彼易此也弟四子漸長矣大者十三歲有志頗肯
讀書資亦中中叔季差英爽近黠內子近將坐草法
當得雄日者云明年復應有子勉爲善是弟傳子孫
的家當貧非所計也聲遠覺衰弟山中菟裘成當延
之作老伴已許我矣足下從史之玄白數奇令人流
涕吾婿想不後人吾女已蓄髮慧而不解事弟不暇

作女師總聽之而已

啓段劉二黃門

今天下之亂原在小民亡聊撫養小民莫親于守令
吏治所以不振在清議不明清議不明則孤介者不
能與墨吏爭勝守法者不得與脂韋爭勝西門豹云
臣爲君守節君奪臣璽臣爲左右守節而君賞臣千
載而下讀之令人流涕近世如石崑玉之守蘇執法
不撓得罪茂苑公敢于下石者負時望之李涑也說

者以爲周應鰲得銓部則石之黜宜矣公論稍伸仍借鹽運困之何以伸豪傑之氣王貽德之守安吉守嘉興皆以苦節稱徊翔臬司者二十年而不得超擢所嘗者緹騎詔獄滋味耳瞿汝稷之清真簡靜皜然塵表無論任子卽甲科中希邁也止于都轉運陳幼學之守湖州以冰檠之操運霹靂手救荒而數千艘之米一時雲集七十里之東塘百世永賴七郡赤子得免流離道殣者誰之功也而豪強側目有力者陰

從中萋菲是爲骹法不逞者報仇也至如沈應奎之守裕州跨蹇衛于千里一壑之中具畚鍤于沮洳蒿萊之場化瘠土爲沃壤借治田爲賑濟萬家尸祝一方利賴王在公之知高苑清而不苛以慈行法築堤捍海至身寢堤上七十晝夜而一城五十萬生靈得免魚腹此近世之循吏恐渤海中牟不能出其右一時撫按雖已薦擢恐終以資格故不能破尋常之格大加超擢以風厲海內耳當今上下虛文相蒙一切

以苟且塞責非有豪傑之士獨持公道則耳目不新耳目不新則數十年積習必不能一朝而破是在大君子加之意而已

再啓劉夢胥

弟發書後復得兄手教三復之悵然有味乎爲交構者所激之一言也苦心哉誰爲兄亮者乎弟于淮上公原未識面獨以除陳增程守訓足以落貂璫之膽而保障江南北功大心苦宜破常格待之以作豪傑

任事之氣若伍寧方公原是我輩人微詞定品與此老商訂甚確吾兩人未嘗不互許可也許段幻然者至坐以數千贓此說信否此不獨係名節恐于臺省諸建言體面所損甚大夫詆伯夷者必捏以貪此近日劄子手也兄見之豈無寒心乎昔陳莊靖公瓚爲新鄭所逐人有些訾新鄭之守快公者公蹙然曰新鄭故不貪前輩之平心如此宋人謂朝廷未嘗殺僂士大夫此事不可令人主手滑弟亦謂今日不可令小

人口滑弟之嗷嗷不獨爲段也兄疏已發矣宜稍靜以待公論之自定南中諫垣執牛耳者唯兄與幻然兄一去則明年內計誰爲執持者兄萬萬不宜去錢鄧及幻然辨疏兄前後辨疏俱乞擲下山人如井蛙不知箇中情狀故也兄能以弟之言面會幻然兄各出肝膽剖籓籬而消嫌隙大是上策不然平心定氣靜以察之不爲兩家交游增添口語以起風波不失爲中策君子同朝事主當論其遠者大者藺相如之所以服廉將軍也弟受兄特達之知敢以衷言相報異日事定論定方知鄙言非孟浪耳沈司馬一宗兄論何啻狂瀾砥柱弟決志考槃已自得趣一念發憤斷不爲鷄肋起念兄知我者幸賜採擇然弗輕示人也

復夏冲寰兄

弟少無宦情亦自量非用世之具也清夢不入長安者十五年矣向答周茂實選部云出處本自心盟若

驕語巖穴而暗託相知爲出山計弟不敢作此活套也唯足下知我心耳此一段衷曲吾兄所素諒者承諭兄之委曲獎借存憶丈之多方推轂千古高誼弟非木石寧不感刻第弟之不可出者有三一則長安棋局愈巧愈焚駭機伏弩令人應接不暇以知角知以竒鬪竒千門萬戶何有窮已此亡論人理卽天道亦不許一種殺機會須毒發弟五十老矣清眼山中儘可自完安能塗抹入少年場乎一則先慈臨沒以

病母見託今八十一歲矣旣孤且貧旦夕相倚爲命每誤聞弟起官便流涕被面曰兒去老媪死矣弟思之無陳情之例而苦甚于令伯中間又有難處不可以穎舌盡者弟若絕裾而出萬一有不可知之事枉却十五年膝下異日何以報先安人一則長兒已就塾師學作舉子業弟卽不自量與其奔走風塵何如杜門課子四子中有一人堪續書香便勝三公矣人生無百年業已去其半近裏著已還須熟籌又况海

內高賢如顧梁谿鄒吉水陳鄱陽遠東昌何晉江趙
高邑王廣安皆弟所北面者皆無賜環之期又如吾
郡相知仁丈之潛修淵蓄大復丈之勁節清標並賦
考槃弟獨何顏敢厠前茅仁丈亦以弟非貌言乎弟
頃會陳筠老始知存憶丈方舟同歸弟心服此舉昔
人以處爲遠志良非虛語時局甚險局外觀之滋味
更長更穩幸以鄙意質之存憶丈并謝知已

啓范晞陽

薦迂戇寡諧自甘淪弃十載杜門其于臺下形跡未
數數也大君子浣濯于罪廢之日援手于羣喙嚙階
之中且也未挹龍光猥勤齒頰孤悰傲骨何所當于
豪傑而臭味之昔人不以九遷之榮千金之贈易一
知已薦之受知于臺下也更奇且濶日夕思之且感
且奮且愧且泣何者誠難乎其爲報也恭諗臺下清
標勁節卓識閎猷濺澤流于兩浙鴻名高于雙日天
子睠焉求舊乃靳一中丞之節樞筦之席至今振衣

白嶽託羽儀于九霄此士論所爲不平中外相共延
佇以臺下出處卜世道安危者也薦何人斯濫膺新
命豈臺下獎借逾涯遂令飾嫫姆于鉛華進凡卉于
蘭茝耶區區一官久已鷄肋自念報恩酬知無計可
以自展而險巇世徑又不敢易其二十五年面目以
俛仰末路大君子何以指南之敬勒寸裁肅將積悃
不以虛儀縟節仰溷記室者知臺下所重在此不在
彼也

啓陳思崗

白岳之會弟擬于日前西發而爲中父賓王所阻
其詳賓王能口之吾輩相會不獨爲交情舉足便多
避忌此亦末世景象悵快何可言老兄近况如何當
路推轂甚急想出山之期不遠弟此出大是危機以
微陽介于羣陰中左顧右盼盡是戈戟老兄若同在
長安弟便有所依歸矣望之望之弟初念頗多憤激
近諸相知更以輕發見規力挫其銳老兄何以教我

目前衣冠各分黨與中間有一路弄巧人又思暗收
漁人之利其奸更甚弟恐衣冠龍戰方始又必有一
番調停議論一調停則小人必勝而君子誦矣夫躬
自厚君子所以自處也以善養人君子所以陶冶一
世之本懷也若欲降氣以聯屬小人是金銀銅鐵可
混爲一器必不得之數也大學秦誓章聖人良有深
意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老兄于局外靜觀時局
必有憤然動色毅然獨持處近來邪正線索弟尚未
盡貫串幸老兄密開一單覓一便見示弟秋冬思索
一差暫作歸計匡廬白岳必不敢負初盟更恐弟歸
兄且出耳耿耿不盡願言臨風悵然神往弟所致赤
石兄書兄幸彼此合觀之

啓吳中明

夙附臭味愧未及登龍請益不獨負知己抑且爲山
靈所笑入都來日坐口語中缺焉裁候仁兄儼然使
命之辱侑以大貺誼薄雲天矣感戢感戢三復來諭

語語肝鬲更深中弟膏肓敢不佩服雖然弟竊有請
焉年來士氣摧折極矣當風波震撼中事機決裂之
際當局者已矣旁觀者一切掉臂不顧曰此非吾事
也則天下將大壞而不可收拾故言者當究此念從
何處起苟爲世道人心卽與乍見孺子一念同雖欲
遏抑之而不可得也盛世事功卽議論末季卽議論
爲事功叩馬之諫何曾留商出師二表何曾存漢然
而一段至誠心慷慨于涕洟憤惋淋漓于寸管尺牘

間較然揭日月而行便足繫九鼎若待後世追論名
垂青史便落第二義矣弟嘗謬謂分宜之死死于楊
忠愍江陵之魄落于丁丑冬寧待西市之行癸未之
籍沒故吾輩患不誠心患不當機成敗利鈍止就一
身論功固在天下不必後世而後見也年來衣冠看
得三尺之綬重于此身一經摧折其氣便終身不振
從來出山人往往成就一老成和平之局吳時來王
用汲當初何等雄心勁氣一念倒塌盡喪生平當路

者亦往往以不肖之心窺吾輩弟不揆竊欲爲吾黨
一洗此耻若鹵莽滅裂之病從來有之更須檢點名
根亦自不免不敢爲知己欺必欲待事權到手萬一
事權不可必豈不當面蹉過仁兄沈毅深邃有特見
有大作用幸淡繹芻蕘之言如更有所以進我不妨
直示也蓋弟原非體面學問爾大計一事幾欲翻局
卽賢者亦將破臉皮爲小人地勢岌岌矣兄不入長
安不知此中情狀弟嗷嗷之口却不爲一身計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馬牛一切任之而
已仁兄試問鮑衷丈知弟一片熱腸也冗次草草不
盡弟秋初索歸矣倘輶軒至潞河直沽尚圖握手一
傾倒耳

啓柳賡虞年兄

弟不奉清揚十六年矣兄杜門玄修如藐姑射仙人
白髯老曹郎不向烏蠻驛中料理肥羜酪酒輒大膽
齷齪與諸少年爭真所謂不合時宜朱雲梅福張禹

孔光千載後是非自在聞兄與沈太史苦爲弟解嘲
弟正謂勝負不在脣睫也亟欲走謁以請告不敢跬
步登岸兄有意過我乎弟敬停橈以待

啓沈懷槎兄

仁兄玉體如何固元陽養胃氣此是要義仁兄弗迂
視弟言也長安乏醫勿藥爲妥弟三日後行矣仁兄
砥柱中流百凡自愛自堅近來多口致邪正莫辨弟
所信者從國家起念爲君子從私交起念爲小人卽

私交中從意氣識見起念者卽偏亦不失爲君子從
官上起念爲小人清謹篤厚爲君子浮薄恣肆爲小
人孤立株守爲君子廣交圓通閃爍不定爲小人仁
兄胸中必有特裁弟去國之人不勝憤激不覺嗷嗷
于知己耳有懷耿耿不盡

啓陳楚老年伯

薦迂戇世所嗤爲風波之民者也伯父以猶子之誼
俯而訓育之有年矣去歲再起再躡而薦固守其愚

妄託獨立不懼之義蓋天下之亂浸尋極矣假令人
盡首鼠誰爲縣官持清議守三尺者薦嘗與陳筠塘
先生定盟兩心私自許聞伯父最愛陳先生倘或不
以薦之愚見弃故敢吐其區區夫河與漕患孔棘矣
薦猶以爲此未疾耳當今之患莫大乎朝廷無紀綱
衣冠鮮廉耻非大豪傑正色彈壓必不足以振士大
夫之氣而砥其潰敗决裂之勢聖明求舊行以此委
重伯父伯父安得僅以恭襄自效已耶薦讀書山中
退有餘地不勝杞憂發恤且幸伯父之內召有期也
檄申末議伯父得無嗤之曰孺子猶然故態耶

復李夢白方伯

昨于南潯兄許兩得臺下手教種種肝鬲垂情鄙人
者何篤摯也使貺之辱千里勤施長跼開緘娓娓雄
談頓令病廢之夫憬然而起臺下高誼直逼古人顧
不佞何以爲報耶臺下閎猷淵蓄丰裁出于徽柔庖
解動中窾會開府秉鉞匪朝伊夕悠悠之口適見其

不知量爾時局紛紜門戶角勝揆地重任近將作一
書帕各私所親其排擊處想見其所擁戴卽此便別
君子小人總之持世柄者亟矯其極重而不可返者
爲扶危要劑收其頽靡而不可振懾其恣睢而無忌
憚者爲調羹妙手韓魏公包孝肅正色立于朝堂三
日而海內不改觀者未之有也秦楚大闕不從書院
起釁妖書發難時首罹不測者金沙也攘臂南中上
書政府逢四明之怒不顧者南潯也昌言四明之罪
申江夏于鼎俎口舌中者東林也浙人本與秦楚爲
仇秦楚何緣忽二目前攻刺何緣與最初途徑迥別
其故不可解也楚中特立者獨臺下與梅長公陳石
泓耳中間簸弄情狀臺下幸示其詳極知臺下保護
金沙南潯必多苦心故敢布其區區弟杜門却掃傲
骨益堅挂冠以謝羣小高枕以觀時變退有餘地近
并恤緯一念亦覺灰冷死後將一腔熱血訴之太祖
太宗之前或可免鑿杖則幸矣

啓吳白雪公祖

德星賁臨吳興不三日而凋敝之區神叢之窟變幻不可方物之人情藹然不可振刷之綱紀一旦耳目鼎新豈隨車風雨固有所以洗滌之與李光弼一至軍中旌旗改色機微乎神哉天下事尚猶可爲存乎人而已不佞薦偃卧山椒恨不得從父老子弟後一望丰采日久飢聆輿誦輒南向手額稱賀微獨爲大父母賀爲七邑人士賀也屬有狗馬之嫌杜門掃軌幾三閱歲矣硜硜之癖抑或有道者不弃乎

啓馮公祖文翁

元薦生平竊浮慕海內賢豪長者不辭執鞭幸不至爲有道所唾弃附世誼四十餘年而不得一望清光卽尺牘缺如門墻元薦幾非夫哉雖然嘗讀弇州公所爲京兆父子忠孝傳而艷世德之深且長也已讀易解諸篇而服伯父玄詣蓋不獨以文章名家者射陽劉靜之今之郭有道也意不可一世而每心折于

伯父元薦跼蹐滋甚客舫無歲不抵金閶以爲雲間
去此百里而遙蓋跬步而失之伯父卽或寬其踈節
薦其何辭以自解茲者家季父應謨備下吏之末辱
伯父盼睠十百恒調此曾大父以下世世啣戢者也
元薦且感且愧肅將束脩之敬通姓名于下執事以
謝二十年疎曠之辜惟台慈鑒存之薦之迂狂世所
鼎俎以早挂冠爲快旣不能爲子光之瘖又不敢比
內史之憇倘徼寵靈以稍追清議某頓首幸甚惟伯

父進而教之

啓游肩生父母

臧生道範向荷甄培去歲爲保給舍弟丁元壽至于
降青此父母所最垂憐者張玄中公祖亦許以從容
代白蓋王公祖行法之始卽心知臧生寃者亦未敢
申辨近聞王公祖榮擢正當解網之時不佞敢再有
悃門下廩生混結相沿已久親友子弟至有不問本
生暗爲遞結者臧與寒門累代姻婭元壽之父司理

滇南臨別以舍弟相託道範迫于親誼實非受賄敢
犯明禁也道範檢呈在四月十三郡邑文卷可查而
事發在十九此通庠所共知者王公祖之于青衿不
啻親子弟卽其人至不肖身扞文罔尚思曲爲開釋
道範所犯情有可原其檢舉正合自首免罪之律貧
生籍廩餼以俯仰所關身命甚重况其才名素著青
雲可望者乎不佞爲舍弟乞憐則私情爲臧生鳴冤
則私中之公伏乞委曲垂仁力賜瀚雪豈獨臧生與

寒門之感亦所以昭王公祖平明之政也

啓孟連洙中丞

辛亥之役以獲覲清光爲出山一大幸恨不及信宿
請益也泰岳在望覲面而失之薦其非夫哉雖然薦
固心知先生不以庸衆畜我也杜門忽忽三載矣麤
性難馴久無夢入長安顧杞憂嫠恤妄不自安于時
局先生高標峻節譬之九苞之鳳翱翔千仞一旦羽
翼明庭天下靡不翹首延佇又譬之砥柱插天屹焉

于震撼澎湃中旁觀低徊相顧駭愕失措而坐鎮其上者淵乎漠乎不一動聲色其素所蓄積厚也秦越人之生死人不在刀七而在察脉先生今之秦越人也試脉今日之受病何在天子神聖卽深居高拱常運不測之聰明于耳目外其意指有確乎不可拔者此千載一時也而當宁諸公方哆口門戶不暇爲縣官計卽門戶亦無難解先生試察其窾會何所偏重何處乎蓋自四明之甘心于歸德也而癸卯以後風

波陡作蹊徑紛岐崑宣閩粵支流蔓衍江夏沒而楚人連衡于齊浙人敗而行成于楚其悁忿而與之抗者秦晉秦人之始不快于東林也以救淮撫東林之挑釁于四明也爲江夏不平于妖書中間離合之端先生曾熟察其故歟蓋均之乎門戶也而東林獨受其名何歟夫清議所共不平者大約有五楚獄之覆盆也科貢之決裂也計典之反覆于同事也滇撫之失刑也御史大夫之以勘屬吏逐也言者齟齬而當

塗妄揣以爲端自東林發所爲駕罪東林者曰保貪
曰遙執朝政夫今日之政壞于山林歟抑壞于閣部
臺省歟救淮者之爲保貪較之陰護四明陽庇崑宣
恣行報復者抑或有間歟假令移四明崑宣罪案于
東林于淮撫諸臺省所攘臂聲討作何狀歟又令移
東林諸君子之生平及淮撫保障之功于劉王喬之
徒推輓寧餘遺力歟平且捫心能無恍然自失者歟
論者曰東林分別太刻流爲申韓薦以爲今日之患

患不申韓爾蓋議論紛囂起于是非不明是非不明
起于名實不覈名實不覈則功罪不定功罪不定則
廉耻道微而紀綱日頽廢夫廉耻與紀綱交喪則邪
說轉熾今之操事權而姑爲調停之說者猶之乎豨
虎而妄冀其馴擾萬一也不殺人不止昔公孫僑之
于鄭孔明之于蜀王景略之于秦皆以申韓致治卽
魯司寇爲政七日而尸少正卯于朝豈神聖不能包
荒直爲此憐礮哉假令兩觀之誅不先則尼父微獨

不安其位聖賢豪傑于治亂安危邪正消長之幾必先阨其吭而爭衡于晷刻睂睫間苦心哉寥寥千載尼父不能喻意于及門之賜况下者乎漢唐而後唯韓魏公庶幾焉今之能爲韓魏公者唯先生而目前之事大壞極弊甚于宋之元豐狂生不自量敢進其芻蕘夫靜觀域外者其心必虛其氣必平一切譎訛之口必不入是以及先生之未入朝也而請政于左右先生倘賜採擇不以封菲弃之唯命抑或豎儒

無當而麾之亦唯命薦臨楮主臣死罪死罪

啓太常胡慕東

薦慙夫也世方鼎俎相向翁丈臭味而獎借之握手論心矢盟歲寒弟迄今耿耿也翁丈碩望積資正人赤幟猥以吾黨故橫罹多口語不云乎不容然後見夫子不容何病翁丈足自信已薦之首發難皮相者曰夫夫以崑宣爲死虎而拳之耳乃今而知其方負喙且窮奇禱杌也雖然使天下皆知其爲窮奇禱杌

薦卽長廢亦有餘榮張選君度可以出乎出則豪傑也而子子乎其難不出事且橫決其奈之何樹人之計莫重考選莫急起廢拔淹天下有用一人焉可以當數十人用數十人焉不可以當一人拔一人焉而天下爭奮拔數十人焉而見者目爲故事耳其際微矣當今世而可以爭奇扼要者有三曰識曰畧曰膽而尤不可無品張使君具隻眼者也自足辦此薦之呶呶所謂信于知己耳翁丈幸裁示

啓史直指蓮勺

弟與仁丈平生未數數也一旦捐成心而平之于大道非豪傑能乎哉豫章有日者至關中具道一御史貧幾不能立門戶弟誰何之曰史史不能舉其名授以仕籍知其爲吾丈弟喜躍歸語劉靜之靜之撫掌稱快當茲汶汶世界肝膽節槩如吾丈尚何問狷狷之吠哉乃若先施之辱高誼炳炳弟不敢忘然于吾兄餘事矣山中數年莊生所謂六月息者也平生習

氣習心借目前風波以自磨礪卽良朋不啻弟竊有志焉而未能仁丈其苦心于斯乎幸舉以交勗世局之病直是無可下手唯有收斂孤陽靜觀時變而已千里相思筆不盡意願言珍重珍重劉本儒丈近晤
大佳大佳

啓盛太史陽灣世兄

向于家叔許讀手札拜佳祝丈之篤世誼天性也而獨于弟尤摯且在風波震撼時弟何敢當何敢當時

局變幻不知所底弟幸逃世網而妄自託于踰垣鑿坯者流私心甚幸聞翁丈抑且請告何哉莊生所謂六月息者耶物情之變幾事之窾操縱吐茹之宜善敗失得之林虛中考鏡局外靜觀異日旋轉之業厚蓄而澁植之一旦雲行雨施德行化光翁丈其有澁心乎其有澁心乎

啓馬六初

弟生平無他長惟較然不欺硜然自守一念可以不

負知己弟向者力薦劉練江兄于當宁練江又力薦
劉大行念臺于弟練江死且數年劉念臺出而存如
綫公論于天下念臺不負練江練江不負弟弟不負
朝廷生死出處總是一般弟所自信爲較然硜然者
也仁兄其謂我何

啓李景渠

令孫世丈枉重兼拜手教浚仞長者之惓惓也迂戇
之夫獎借逾分小子何敢當何敢當襄陽初政便作

放膽文一生清脩掃地想其桑梓誤之甚哉人不可
無友友不可不慎也年例潘之祥必以楚宗可以駢
僂年例張篤敬必以科場可以貨取年例宋槃必謂
計典可以反覆首鼠考選之單河南道不得與聞是
都察院可以裁革臺下試以局外平心校勘是非自
當了然今人動以門戶籍人口易不云乎方以類聚
有君子小人則必有類有類則必有門戶但宜辨邪
正不宜攻門戶攻門戶者其人亦在門戶中何得藉

口中立也世之託言中立者尚恐其認子莫爲執中
借鄉愿爲中行何況四明崑宣之黨敢爾呶呶哉翻
楚獄勢必及四明論科塲勢必及宣城又安得以往
事爲解也孫少宗伯至以楚宗之釋號簿之勘席未
煖而見逐是舉國皆四明宣城之黨而後安其位也
王法天理至此漸滅盡矣小人不足惜至東林中
更有陽標道學之名陰爲羣小與主賣其師友而不
顧者不佞不敢舉其名臺下靜觀而默識之凡夙負

時望初出山而爲奸黨所擁戴者其人可知也講學
只依程朱做官只依大明律反此者隨他談玄說妙
總屬小人無忌憚耳不佞株守山中自分三緘可以
終老獨世道一念痛痒輒自相關不覺吐露于知己
覈名實以申清議滌氛翳而朗乾坤此大君子作用
也伏惟裁幸臺下出山後不敢尺牘相溷矣主臣主
臣

啓張從雲

憶昔追隨研席攘臂千秋社中咸謂丁生狂丁生亦
自謂狂轉盼三十餘年弟皤然老矣落魄畏途骯髒
無所損益于世而輦上諸君方銳兵相攻若一敵國
青史具在弟傲然不顧也仁兄勁節高標資深蘭省
望隆九列如簧之口何能爲賢者輕重益見世道之
不可爲耳桐川去敝邑不三舍弟偃卧山椒等于井
蛙敝門人董生媿媿頌明德不容口始知輶軒自去
冬蒞止抑且假道敝里而弟杳不聞也耑伴代荆楚
下耿耿有懷百不整一明春弟或假祠山之靈圖一
傾倒或仁兄以謁中丞之便先期訂盟弟當方舟茗
霽斗酒相勞良晤當不遙耳

啓郭中丞

追惟甲戌之際薦以行役重干郵吏臺下方流豈弟
之澤蜚神明之譽而薦幸挹清芬聆珠玉仰窺闕抱
萬一屈指今二十年矣自惟孤踪戇口十九青山雙
鯉久缺如下執事臺下猶記憶昔年骯髒舍人乎方

今國是紛紜方隅多故而遼左乘困憊之餘當方張之勢天子睠焉東顧假重節鉞汾陽之鎮朔方晉公之征淮蔡未足方其重也壯猶石畫必且迥出耳目議論外上爲神京固籓籬下爲孱卒舒眉睫之困中外方拭目以觀大豪傑作用良非書生所能測識也

啓邵府尊

台旌賁臨七邑父老舉手加額願一望見大父母顏色不佞巖栖數年矣狗馬自憐無能負躡矢前驅又

不及一附賀客之塵竊用耿耿私心所爲大父母賀者更出諸衣冠外敝郡夙稱澤國然名公鉅卿聲施昭代者率借敝郡爲嚆矢麻城以助勦樹伐餘干以愆劫蜚聲鹽城矢志于特操夏津坐鎮于畫一梁谿遺澤于保釐景陵流韻于清遠遠者甘棠近者口碑兼之者其明使君乎李光弼一至軍中旌旗改色有先之者矣明使君席未煖而薦敢以此賀信其所爲先之者也不腆之贄合諸宗青衿九頓墀下代布縷

縷惟大父母畧其疎節也而俯鑒其誠焉薦主臣主
臣

啓何武莪

年來封事日繁群喙雜還有自附公論而天下人弗
予也亦有衆所共排而公論終不容抹殺者顧最初
一念謂何耳臺下近日一疏將嘯虎之鬚逢英主之
怒明目張膽安國本于杌隍消羣邪于震撼功在社
稷名著旂常壯哉壯哉錢啓丈指爲四十年來第一

疏良不虛也追憶臺下釋褐後洒涕而報先公之仇
衆謂已甚不佞正色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茲者
犯難而請劍人又有議之者不佞正色曰攻戚畹者
爲非則陰操戈于王比部者是耶今之忠乃所以成
昔之孝此子胥所不能兼者也迴翔青瑣不爲榮躉
抑外臺價重千古矣不佞慙夫也夙附肺腑竊有餘
艷敢以爲賀

啓徐胤開

僕年來爲婚嫁板築所苦空囊不及踐夙昔之盟屢
欲一候太夫人而足下移居差遠僕一病幾不起再
冉醫卜以此疎節想足下亦聞之也所諭僕不敢聞
命足下所以弃桑梓離高堂北游者以館穀難也獨
不知長安人情其難更十百桑梓乎韓太僕與尊公
世好孟夙向且阻足下况其他疎遠者乎熊黃門待
旨未下杜門株守卽敝邑舊相知毫不相接况于足
下無半面之素遽作曹丘生乎僕與尊公交三十年

矣彼此所以相信者硜硜一念也與世旣不合弃官
而歸蠖伏山中數年卽兒輩試事毫不敢干於當道
安能向長安貴人爲足下作此未同之緣乎僕以愛
尊公者望足下不得不以尊公夙所自守者爲足下
誦之諺云館在館中言不必外求也足下但追倣尊
公所以自處所以事親所以待朋友敦本務實守已
讀書聞風慕義者自當千里幣聘不然卽假貴人齒
頰何能爲足下重又况僕風波之民乎若迺太夫人

饘粥不繼此朋友之罪也雖然在朋友不可以負尊
公在足下養親當思所以爲竭力計古人筆耕良有
味也僕受知尊公甚深愛足下殊切故敢以衷言進
願足下錄一紙寄孟夙見吾輩愛人以德不以姑息
卽以此焚于尊公墓前見僕區區之懷必不惜數行
而負通家世好也幸足下深思之深思之

啓王止老

台旌入浙弟卽擬具八行耑候浮雲之踪十九青山

于人世往來久已屏絕遂以嬾自寬更恐風波之民
或以形跡重爲知己累擲管輒逡巡中止非敢自外
有道也臺下正色臺端人倫冠冕名高請劍氣重埋
輪種種封事至今膾炙人口九廟有靈寧使天台雁
蕩之間久羈節鉞哉弟于天時人事反覆靜觀物極
必返諒不爽也去秋王孟夙弃官歸扶筇華頂大爲
吾黨吐氣今棲真兩天目業已別妻子爲終焉計矣
吾鄉朱司成計續孟夙勝游弟遂勃勃不禁獨往之

興且欲乘便一至江心寺入閩再憇武夷野人冠服
恐未敢走謁使君使君有意故人乎第假我郵符足
矣

啓周右華公祖

浙西三郡微寵于大父母者三而吳興私其二蓋竒
邁哉昔廉將軍旣老他適輒思用趙人大父母之于
苕得無類是乎凡我人士歌孔邇而誦甘棠者又可
知也况叨附籍末妄託三十年昆季如薦者乎台旌

蒞郡薦方屢伏山中竊聞父老子弟焚香手額負躡
矢前驅願見之誠甚于飢渴所以硜硜株守不敢踰
一舍地而仰溷執事者一則以狗馬病不入郡城者
六閱歲矣仰恃言公在上妄堅子羽之誼抑所謂仰
于知己者耶

啓史鶴亭年伯

小子薦叨附世誼之末者幾五十年矣追惟乙酉再
附長公後塵意外風波至今思之驚魂尚未定也先

生碩望積資中外傾注長公英標銳穎士林推轂三十年來未有泣血相明者天乎人耶令人扼腕雖然詞林時局與畏途嶮巖較之壬癸以前另一世界矣東山之暇靜觀逃覽且長公研精明理一切解脫其肯以此易彼乎小子狂戇寡諧誓不敢以一官縮我三寸管然孤踪傲骨時時在人鼎俎中偃伏山阿且爲終焉計矣年來多病兼苦向禽之累龍光在望竟不及一渡羅刹樞趨函丈耿耿寸心我勞如何

上劉李公啓

門下神明豈弟直節清標口碑嘖嘖至汪度熱腸獎進士類士喁喁願出其門者不啻鳥之投林魚之赴壑僕所見聞強半單赤孤寒非敢爲佞也茲者遺才試迫矣僕敢有一言之獻夫遺才者士所恃爲背一之戰而當事者以爲強弩之末抑且迫于時日調劑上下而常恐不盡饜其意竊爲當事者苦之雖然亦有以士之苦上聞者乎嘔心瀝血屈首三年數奇一

戰而北且請再氣彌厲志彌拙日夕對父母妻子幾無以施眉目其次寄俯仰于館穀覲幸學使者眈眈借紙尾餘隙一挂姓名爲來歲臯比其計至無聊然而歌鹿鳴者往往十四故進取一念卽庸庸不逮自灰而况上此者乎且遺才之以名收者二前道與觀風之三名以前也屈指而四五人矣合兩臺更四五人矣其餘能幾而又竿牘之紛逕也傳遞顧倩之巧幻也悍然與嘔心瀝血者鬪捷寒士幾無路矣當事

者念及此能無矍然起惻然不安席乎或曰茗士方歲考學使者具隻眼加意蒐羅遺珠之歎或亦無幾僕憶乙卯之試吳使君名能知人比于漢河南守偶失一馮生銓轉眄哀然兩浙矣去歲遺童乞試者再最後十四生翩翩多奇秀微門下破格幹旋何緣一面學使者學使者且詫且喜恨相見晚顧安知青衿中不更有懷瑾握瑜不及一見學使者乎而又何止十四人哉僕妄意欲伸諸生之氣而服其心必先孤

寒欲振孤寒莫若覈名實而寬其限數夫士之名往
往爲巧有力者所攬古稱民譽最可味也苦校閱之
煩莫若嚴其試試嚴前所云傳遞代倩者左右不得
售其奸而真才易以自見若取數學使者所自爲爾
其究不過增號舍十一而已狂夫之言或抑可以備
採擇乎僕塞兌十年敢以此嘷嘷又輒敢告之門下
者士之倚重門下甚切非門下不能爲諸生吐氣自
學使者以下各邑父母而上唯門下可以通其精神

左提右挈反覆手間爾門下寧惜一穎舌不爲諸生
造命耶李及泉先生有言吾守吳興六年精神在諸
生十九施龍江公守毘陵作興諸青衿真若子弟一
代偉人皆出門墻數十年來至今誦義無窮僕之嘷
嘷不獨爲諸生爲門下廣樹桃李令誦義數十年後
故不厭煩瀆伏惟裁幸

啓洪桂渚

吳恒初公祖令歸安時弟以剛直謬託臭味今入越

不敢晉謁恐以黨人累知己也兄幸爲我致意陳恭
介太宰身後任子幸借祿養其次子向攜小艇過訪
至不能蔽風雨弟私心憐重之亡何謝世其孫諸生
本述貧困更甚于父冬盡不能具緼袍足有敗屨面
多菜色張空拳膳寡母幼弟及外祖父母岌岌乎鄰
溝壑矣弟慨然傷之至于沾襟嗟乎廉吏安可爲也
不知吳公祖肯仗義破格一振其窮乎非得良田三
十畝卽稍醫目前瘡必不能久若當道加意曲處似
無難者雪中之炭微大豪傑必不能發大願力罪廢
人于此時向人開口弟亦自哂不達時宜雖然非吾
輩二三相知又將誰告哉願兄相機致之其濟恭介
之靈也弟不任德不濟聊以盡吾心已矣

復于中父

聞兄近復嘔血潑以爲念讀手札知己霍然甚慰弟
辱兄肝膽交謬以古人相期許荏苒三十年自愧墮
落儒與禪兩不成局卽方之古節俠了無措足處種

種罪業平旦捫心凜凜汗背直腸慙口自是本色適
當落魄中目擊物情變態多傷心之感遂爾開罪于
兄然非負心人也願兄追思吾兩人定交初念以古
道相砥礪一切意氣自平嫌疑頓釋卽生死去來浩
然洒然弟之愛兄未必不勝於唯諾逢迎者也美疾
滋毒藥石生我惟兄深思之

啓趙兵公

近來米價湧貴攘奪公行仰邀寵靈幸有秋矣獨法

紀凌夷廉耻道喪安吉財豪敢于網弔其西席重挾
二十如官刑長興徽商強占貧士基屋毒毆再三至
于頷落額破三孔流血浹旬不止此二百四十年罕
有之變也一則以本州曲庇一則以縉紳居間致令
通學攘臂幾釀大禍當事者尚在疑信間倘士氣稍
伸不敢遽干憲臺萬不得已未有不號呼籲天者恃
愛先以輿論密聞伏惟電燭嚴批解報或行有司之
公清不受竿牘者如歸安孝豐二父母法在必行此

高皇帝之靈而孔夫子之幸也歸安夙有聲于茗上
孝豐僻居萬山且以鄉科起家其一畧苦節愛民種
種實政有以聞于臺下者乎不佞塞兌十年矣不遇
知己不敢發憤臺下得無以狂夫故態見哂耶寃帖
并上杜公祖啓附覽

報顧沐之

吾兄當倥偬束裝猶不忘故人耶卽此一念已超軼
世塵矣且佳刻佳貺種種拜賜感謝可言耶君英才

奇氣光彩陸離譬之雙龍之劍上貫星斗三復之恍
然自失弟更有餘感焉有餘思焉世之剗刃東林者
不遺餘力獨不能滓先生之名而天且以其未竟之
奇發之後人濟濟純純吾輩立身患不真爾真則未
有不昌大而引伸之者也彼首鼠前却者能不汗顏
先生才氣雄視千古恂恂若處子若寒素卽其晚年
著述愈澁愈淡冲乎其有餘味也養之至也先生壁
立千仞其一念與人爲善盎然春溫汪乎海涵真切

委曲不啻若自口出者厚之至也先生視弟輩真小人哉其相愛相成三十餘年之誨育至今不敢忘吾兄及郎君捷報至弟不覺喜極涕零當此無天無日之時天道有必不可爽者願同志中猛力自堅自廣也敢爲郎君誦之轉盼功名浮雲過太虛收歛得一分便受用一分地位高大一分便退小一分天下將亂矣幸各勉旃勉旃六十二老人百念俱灰獨不敢妄自菲薄墮落風塵以負東林二字也

報嚴心蘧晉江

恭詔台臺循良追漢史奕葉清風文采擅詞壇飛揚紫氣花爛洛陽之錦雨露益三春澤流東海之波絃歌藹七閩更艷芝蘭庭郁益瞻王謝門高詎意良緣猥及朽拙慚非宋子敢締齊盟二三子蹇修卜筮襲吉六十年世好婚媾重新鄭重雲箋遠勤寵貺焜煌几席林臯一旦生輝璀璨瑤焜筐篚千金長價捫心跼踖稽首登嘉徒懷寸心之將愧乏雙玉之報率爾

陳謝統惟照原

與沈相如

不佞幼讀叅軍先生傳爲之沾襟不知涕洟何從也
高太常又爲不佞備道尊公被難時方擲管作遺囑
一室盡香未幾楊順逮矣不覺躍然喜欲狂其所以
喜而欲狂者又不知其何從也先大夫在法曹適與
尊公共事白雲署中不佞與門下其奕世通家乎良
多厚緣矣骨肉懿親孫君國芳以卑官叨下吏不佞

始慮其萬里宦遊置身兵戈中已又喜其得二天焉
忠義之後必多厚德左推右輓當在常格外吾友劉
光祿慨焉爲孫君致數行所恃異地同心猶之乎不
佞之附臭味于公家奕世也門下必不以不佞爲未
同不佞其肯赧顏作曹丘哉伏惟推愛令孫君得稍
展尺寸以無負任使借光多矣修途不敢以筐篚溷
敬布腹心

爲奕開啓當事

壬癸以後門戶分別太甚而物情嶮巇不可方物矣
奕開之見收東林以郤徐京兆科場之餽徐氏二子
原與奕開交好溧陽係京兆屬于此毫不假借實近
世所難涇陽先生聞而高之遂與定交迨王彭伯駁
閣銓二書以阿富平甘心東林者鼎沸奕開以候御
史攘臂上書力排彭伯太宰私嘆曰不意吾衙門中
有此小人史蓮勺洩其語于外而邪鋒頓挫奕開以
此首禍矣奕開口慙腸熱意氣過于發舒以綱紀之

任當風波之衝積弊濫觴交游太廣流傳者與側目
者兩相激而奕開遂無解于物議矣墨名至辱也匹
夫蒙此罪也以遣猶且兩造具備再三審覈如不得
已而成獄况乎御史法官借口實于所部商賈委成
案于屬吏至有素受响沫陰承意旨百計羅織者如
臺綱何如國體何竊思鹽臣舉動一切不自由有監
司有郡邑分讞招詳重者駁審酌于情法之中叅衆
耳目之變而使受成焉今其印信招案往復文移

具在能盡掃而塗抹之哉奕開向所以不敢請勘者以彼黨方熾也高邑先生功郎家食時已侃侃出一揭爲奕開不平况今羣賢濟濟盈朝公道大明奕開能自己于不平之嗚乎或云事久如成案何不佞應之曰獨不見庚戌場事耶壬子會議閑住當時六十餘人中不押者止三人已未會議立翻前案豈從前盡枉後無一阿私者均一太宰均一禮臣均一御史大夫均一臺省意之所注前後了不相顧此亦足以

觀世變人情矣屈指闕士如王錫侯蔡宗禹蔡文選皆坐贓褫遣一旦牽復且有坐致清要者就鹽臣論如袁世振之所蒙垢動幾百萬鄉人且爲多方湔滌奕開何以卒令噤不出一語哉奕開係何匪莪受業門生孝廉時曾引之爲不佞布衣交今三十餘年矣鹽差時不佞曾勸其請告又囑其絕往來書幣不見聽以至今日方鹽臣會勘日不佞若不遠避溪山下石吾黨者方且百計搜索誰肯爲之諱奕開所稱

石交托心腹者今一一解散藏匿獨不佞廢棄巖穴
不暇自爲計乃爲故人曉曉明公必有以諒其耿耿
矣罪悚罪悚

啓駱乾沙

追惟甲戌附驥屈指五十年矣鹿鳴後于茗上偶一
邂逅又不知迄今幾許年仁兄翱翔金馬弟又沉淪
丘壑缺焉雙鯉疎節之謂何雖然人固有終日握手
不同心者又有千古夢寐者仁丈高標峻節弟荷知

已平生一片氣百折不能委蛇寸心不自欺勉與富
平餘姚鄱陽梁谿毘陵諸君子生死相期掀髯長嘯
未嘗以三黜介介也偶會繼泉施生時道仁丈雅愛
差亦自快蹉跎一棹以懶自寬則山中人故態耳仁
丈倘不鄙弃之乎適病目敬令兒琬兒瑛代謁耄耄
稍旌積忱伏惟鑒茹玄亭請益固自有期也

京中報印渚叔書

鄧父母來得家報知祖母以下俱平安殊慰遠人懸

懸正月廿二日姪已具疏上達九關矣書生之談直
自盡此心死生得失當置度外倘徼天幸得以角巾
還鄉又不然與高雲從同爲嶺海萬里之遊亦是快
事若聖怒不測直以寸丹長嘯見龍逢比干於地下
卽先大夫有知必不以兒來見怪也老母直以付叔
父姪婦令自守不失清白家風耳諸姬可悉嫁之薄
產以其十之半爲老母饘粥以其半之半爲祖母奉
其餘盡散族人後世以二木牌奉吾父子於學室亦
覽當以五斗賞之

又

姪三月始入長安以避此計事故迂道登岱嶽游靈
巖畢竟不可避也崑山宣城已處其黨百計攻太宰
太宰偏暗處頗多此着却是霹靂手衆口噂喑開喙
便云黨附姪自矢三緘却於是非倒置時便恐不注

已爲羣小側目幸得十五年閑身脚跟頗硬此輩尚
未敢捨官相向耳長安正人之氣甚微有才知者無
真肝膽有肝膽者未必有真學識洪桂渚鮑中素曹
真字湯質齋外未見其人也中父大爲時人所忌目
詩紛紜恐亦不免葉相公亦勸姪囑中父以靜鎮其
中機事可知只是近來友朋多以責善爲非故學問
終是蹉跎此本病也姪秋半欲覓差歸當路固不肯
放本是蜉蝣世外人却將世道擔子挑在肩上便一

時抽身不得利鈍成敗豈人所能逆料洗淨肚腸立
定脚跟一切聽之而已叔父精神何如孀母病已全
愈否偉弟目疾如何姪於幼弟中獨屬意此子叔父
勿蹉跎虛過此歲月也族弟長明未成立姪常以爲
歉如舊親事可成宜爲處分成之張繼元兄時時入
夢姪念及卽流涕其孫未入學其子戶役受累姪之
未了事也特作八行慰之生時不辰遇此亂世諸君
子以我爲人姪何敢愛此七尺此番入都於正人氣

脉上稍稍有助覺爲吾黨生色山陰劉宗周寶應劉
練江聊城遂確齋晉江何匪莪聞將漸次推用天下
事尚可爲但患臣子無至誠心耳何日與叔父握手
共談心曲繆大兄近况何如恐不久於吾邑矣少作
貴人書逍遙山水人間至樂也其嫂氏幸嬭母弟婦
時時周旋之冗次不多及

啓顧涇陽先生

鄒君至山中備詢興居住佳勝爲慰近得邸報時局稍

聖